

世界情勢

各地風光

生活文化

科學見聞

# 吾友

散文戲劇

名著譯述

信箱特寫

語文練習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七日發行

每逢一四七日出版

## 第三次列車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聖誕節後的第三天，倫敦車站上停着無數的列車，準備運送遠征軍到普察茅茨，然後再由停泊於該港的運輸艦把這批兵士載送到非洲去！這是英國軍隊自開戰以來的第三次遠征。第一次開赴法國，第二次遠至挪威；兩次遠征，兩次失敗。這次却到遠處的東部非洲和意大利的黑衫軍一試身手！

倫敦車站被濃霧籠罩着；這正是離別之情的象徵。車站上滿是軍服的青年和他們的親友、妻子、兒女。他們互相交換着談話，不讓每一秒鐘輕輕的過去。穿着軍服的青年兵士立在中間，四圍是他的母親，妻子，兒女，和朋友，緊緊包圍着，好像衆星捧月一般。車站的掛鐘一秒一秒的移動，送別者和步入征途的兵士們，也愈感到情緒的壓迫。他們互相留下紀念的物品，交換着照片。因為在火線上，生命是靠不住的！除非再次回到了故國，他們是絕無團聚之樂的！

開車的時間，由站長發出報告了。時間沒有絲毫延遲，竟使每個人感到失望。送行者們在關閉的鐵柵外，眼望着車內的兵士。他們祇得用目光來傳達最後的一句話，在站台裏面的一個老人聳了聳肩，然後對着他的妻子道：「倫敦似乎看不到青年男子了！我們的吉穆恐怕也回不來了！」



→ 隔着鐵柵門，父子的最後一吻！

第一冊售價

No. 24

30. 3. 7.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會見。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希特勒與佩丹的會見。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希特勒與弗朗哥哥弟的會見。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希特勒與英洛托夫的會見。

## 希特勒的「十月旅行」

### ◇繼軍事勝利之後，在外交上又唱凱旋◇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德法成立康派尼協定以後的四個月，勝利的希特勒和自命為法國保護之神的佩丹，在法境北部的一個小城——蒙托羅蘇雷洛爾，舉行停戰後的第一次外交會見。

會見的前一日——十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在法西邊境與弗朗哥舉行會談，磋商經濟合作及對英加緊作戰的問題。所以，

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之內，歐洲外交史上留下了兩次重要的國際間的會見。

二十四日的上午，康多爾號四引擎式的一架旅行機，自法境內臨近比斯開灣的一個機場出發，向北部蒙托羅蘇雷洛爾城飛去，機中唯

弗朗哥繼續二十三日之會談，復作第二次會談之後，也乘坐飛機跟蹤而至。在二十四日下午，由希特勒，佩丹，和李賓特羅甫三人組成的德法會談，就在法國北部的一個小城開幕了。

這架四引擎式的康多爾號飛機，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曾把李賓特羅甫送到莫斯科去，代表希特勒和蘇俄簽定互不侵犯條約。機身純為銀灰色，在紅色的圓形上漆着黑色的卍字徽幟。這架飛機可以說是歷史上的名貴了。

一九四〇年的十月裏，德法成立議和雖然已經四個月，但英德間的空戰也愈演愈烈。希特勒就在這個時期開始其「十月旅行」，與弗朗

哥和佩丹分別會談。與弗明哥會見是在專用列車中舉行的，談話繼續數小時之久，到了次日上午，希特勒就乘坐列車到法國北部和佩丹舉行會談。

蒙托羅蘇雷洛爾是法國的一個僻靜的小城，人口僅有十數萬。在法國未停戰前，邱吉爾和雷諾曾在此城商談過英法大聯合的政策，準備挽回聯軍作戰的頹勢，對德義軸心加以猛攻。當時，佩丹將軍還在法國西南部波爾多城收拾殘敗軍隊，準備隨時與德國開始停戰談判，藉以保護法國未佔領地區，免致戰爭遍及全土，而作無代價的犧牲。這幕情景是在希特勒和佩丹會晤之前的四個月。四個月以來，情勢大為轉變，德法和約成立，雷諾政府完全崩潰，英國抗戰也成了勢單力孤的局勢，德義間的軸心勢力也愈益加強，德法兩國二十餘年來的仇隙，一旦化除，兩國又握手言歡。短短的四月，世界情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動，至少說，歐戰已改變了舊日的形態。

佩丹將軍是法國當前的第一位政治家和軍事家，今年已經八十四歲，鬚眉皆白，精神仍然健旺。他穿了一身橄欖綠的軍服，帶着法國陸軍上將的軍帽，衣袖上綴着七個星徽，談起話來，句句都很扼要，絕不顯示怯懦卑弱的神態。這一點是戰敗國家政治領袖所難能可貴的。佩丹於國家命運垂危之際，不顧國內輿論和國際間的批評，挺身而出擔當一切，以沉着堅強的態度，和德國成立和約，確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當佩丹和他的隨從乘坐汽車經過街市的時候，人民都站立在街道的兩旁，以沉默的態度表示歡迎德法兩國政治領袖的蒞臨。

在佩丹所乘的飛機降落後約十分鐘，希特勒專車即徐徐駛進蒙托羅蘇雷洛爾車站。站台的德德樂隊高奏着德法兩國的國歌，在紅字旗和紅白綠三色旗相映之下，佩丹趨前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握手。下午二時，正式會談就在專用車中舉行，除了希特勒和佩丹以外，還有德國外交部長李賓特羅甫，法國拉伐爾。經過兩小時又三十分鐘的談話，德法兩國領袖復於軍樂鳴揚聲中握手了。事後，佩丹說道：「我接受了希特勒的邀請，和他舉行長時間的會談，期於消除德法兩國間一世紀以來的仇隙。但是，我並不接受一切專斷獨裁的建議；我的行動目的在減少德法兩國停戰後，而於達到真正諒解以前的一切誤會。我相信我的誠意是為希特勒所接受的。」

希特勒和弗明哥及佩丹的會見，可以說是法國停戰以後而對英開始總攻前的一次外交上的總結算。因為在此以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於十月十四日在意大利邊境布里納山道舉行過一次晤談。這次晤談就是希特勒準備和佩丹及弗明哥分別商討的張本。

在此以後，德國復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邀請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至柏林協商德蘇經濟合作問題，藉以增長兩國間的關係。所以，希特勒於德法和約成立之後，以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四日在布里納山道和墨索里尼的會談為張本，於十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開始與佩丹和弗明哥分別會見，而終以德蘇間的十一月十二日在柏林的會談為總結，完成了連鎖性的外交策略。這是希特勒繼續軍事勝利後在外交上的凱旋！

### 意大利的少男與少女陳平

——遵循意大利的新理想——

意大利的少年訓練組織，與整個學校系統相平行。在各級學校內，完成教育與法西斯主義間的一致的是「全國少年訓練所」，其影響之大，遠過於直接的教學。

少年訓練的組織，最初以法西斯主義前衛團名稱出現，一九二二年專以十四至十五歲男孩所組織之巴立拉團濫起成立；至一九二六年，始以法律確立為一種志願的組織，由法西斯黨及個人資助維持，並受內政部的補助。該項組織，現已遍設全國各地。

訓練的目的為：「遵循意大利生活的理想，促進青年的身體與道德的發展。」

現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的訓練組織，與整個學校系統間，已形密切聯絡，兒童從六歲起，即可加入所謂狼子團，男孩達八歲的，得加入巴立拉團，至十四歲再進入法西斯前衛隊，從十七歲開始受預備軍訓。凡受前衛隊的訓練年達十八歲者，得為青年法西斯黨黨員。至二十一歲，會按級受完全的訓練者，始得為法西斯黨黨員。

巴立拉的組織，從始即採取軍隊方式，以十一人為一排，二排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三中隊為一大隊，三大隊為一團。所供給的訓練，不僅包括軍事的，而且行飛行、海軍、駛車、潛等等。所有的職員多來自中學校及小學的教師，以及法西斯黨軍。

對於女子，亦有類似的組織，依加入者的年齡，分為兩組，即意大利幼女團，團員年齡八歲至十四歲，與意大利女青年團，團員年齡十四至十八歲，其訓練內容，除體育、音樂、及愛國教育外，尚有各種適於女子需要的特殊活動。

# 敦巴斯德國傘兵作戰記

非·夜·比爾

## ◎三十六人攫取重要鐵路車站

### ◎與英挪兩軍相持凡三日之久

去年六月德軍西線戰事結束後，受傷最重之兵士二百名，被邀請至意大利Pavani療養，他們的生還，足以證明這些冒險故事的真確，下面的就是一個名叫 Angelo Aponte 的傘兵，最近在 "La Stampa" 報上所發表的文字。

賽非德挨伯 (Siegfried Eber) 被機關槍彈打中頭上受傷了，三個子彈都穿進了頭骨——一個傷了骨頭，兩個損壞了腦子，現在兩彈已取出了，而第三彈爲了生命關係，也須要取出的，按理說一個人從正在移動中的列車中擲出，或是從五層樓窗口跳下是應該死的。但是他並未死，而且他已得了德國最高的勳章。他活着，他呼吸，他散步，他談話，並且他還能看東西，但是因爲受了重大打擊，他至今仍然昏迷不醒，意志仍像孩子似的不清。

這故事並不是戲劇式的英雄一般荒謬不可信，而是的確的事實。賽非德·挨伯是組成傘兵隊的一份子，他們都是二十歲左右，且都受過嚴格訓練的青年，又因他是成績最好的一個，所以被派做十人一隊中的首領。

英國海軍已經在安代里斯尼 (Aundelness) 登陸，且正在向挪威奧斯陸前進，挪威空軍已經阻止了德軍的前哨，此事對於德軍甚爲嚴重，因爲德軍正欲攻下幾個軍事據點，阻擋英軍的前進，這樣使上陸困難的大隊援軍到達之後，有時間去整理隊伍，在這種情形之下，帶着挨伯的飛機便在敦巴斯附近擱下了三十六個人，飛機走了，這留給他們佔據車站及鐵路交叉點的重要工作，毀滅軍事設施。切斷敵軍輸送

## 挪威進軍

四月九日德戰車隊越過芬麥的福來斯堡 (Flakburg) 與敦當 (Jondan) 前線，海軍則進入奧斯陸 (Oslo) 港，佔據了挪京，且在俾爾仁

。士兵傘降落國德之發出命特場機飛於 ↓



通路，佔據城市，無論如何犧牲，也要等到部隊趕來，這是他們的使命。

對於攻取一城，三十六人是太少了，這些傘兵也知道他們的命運不過是絕望而已，他們的唯一希望在於能够不被人察覺地着陸，「不察覺地着陸」那豈是容易的事？三十六人像許多白蠟似的飄浮在空中，慢慢地——從空中落了下來。德空軍部會精密地研究過所有越過敦巴斯的詳細條件——霧和步驟，先由飛機擲下炸彈，假作那裏是轟炸目標然後飛至城市上空，這時候就是傘兵下躍的時候。兵士盡可能加快速度，以更短七秒多可幸而能進行，且不



戰作備準地雪於伏即立，地陣方後人敵至落降兵傘 ↑

致分散。

目的地到了，同時轟炸的喜劇實行了。敦巴斯的火光在他們底下，這正是他們工作的時候。指揮的中尉最先跳下，緊跟着挨伯和其他各人亦相繼躍下，中尉在地上以信號表示他的位置，那不能看見信號的人將被人認為是遺失，這樣只有兩個沒有出現，其中的一個後來終久沒有再聽見他的消息。

### 攻擊車站

車站是位於薩城不遠的地方，他們決定在天微明前開始攻擊，每個傘兵背負着五十公斤的行裝，手榴彈，發光膠質，機關槍和口糧。他們組成印度式的單縱隊，由中尉導先，無聲

息地衝翻了一個當值的挪威步哨，嗣不知鬼不覺地到達了車站。

依着每人原定的計劃，他們包圍了車站。幾分鐘之內，諸事皆畢，挨伯與中尉以及其他五人進入站內，在那兒遇到兩個工人和幾個挪威兵士，他們立刻表示投降，一個軍官正預備抵抗，被手槍打中死了。這樣再沒有一個敵人存在了。

忽兒從外面傳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那正是同伴在實行炸毀鐵軌，破壞鐵路叉道，拆毀軍事裝置，並且在橋上埋設地雷等工作，不到十分鐘之間，大部工程已經完成，僅剩下掛列機關槍及建築工事防禦工作了，這樣敵人再想利用敦巴斯站，至少還須一個長時間的攻擊呢！

三個傘兵沒有歸來，他們也像降下時的那幾個一樣的不到了，此時敦巴斯警備隊已經察覺了，這些從天而降的德國兵，並且開始第一次的攻擊，那些挪威兵士是驚惶失色，同時被一種恥辱心所侵襲而加急向他們攻擊而來了。他們被準確的機關槍彈擊着，掃蕩着，片刻之間在車站和道路上倒下了十個人，他們的血在白雪上洒成一片猩紅色，這樣的戰爭，悽慘地延長了三日，在三日之間，德軍毀殺了全部的挪威軍隊，結果完全被控制了週圍的情勢，因為敵軍缺乏砲隊，而以手榴彈及機關槍攻擊，所以效力很微，在第一天的時候，由汽笛之鳴聲而知火車近了，跟着一個巨大的爆炸聲震激雲霄，原來那埋着地雷的橋炸了，翻倒了滿載英軍和速射砲隊的列車。

第二天天亮時，一個手榴彈打中了中尉，

把付付成夥的，抄有老道下足了至隱自甘苦無論如何第三天局勢變得使人失望了，因為英軍戰車隊已趕到了域中，同時車站也被英國飛機所襲擊，挨伯曾記得四月十三日下午最後看鐘的時間是三點整，以後，就再也記憶不清一切了，那就是他被三枚子彈打入頭顱的時候，他像一個死者，跌倒在那些已死的夥伴堆中。

### 醫院中的清醒

許多日後他清醒了，他發見自己在「安代來斯尼」的醫院中，有德國大夫「不利夫來」(Bretly)看護着他。

挪威軍是終久克服了德國傘兵的激烈抵抗，並且把剩餘的兵士全部俘擄了，受傷者則運至海岸，當德軍在那裏上陸把英軍迫出城外後，德軍在「安代來斯尼」的醫院中找到了他們。

一月之間，挨伯踴躍於生死之間，後來被飛機載回柏林，在柏林接受了赤十字的勳章！那還是弋林將軍親自去醫院送給他的呢！

人們可以說此種行為是勇而無謀的，可是正憑着這種行為和具有這種精神的人，才能使不可想像的戰勝成為可能呢！

### 「何以不是摔死的」答案

如圖所示，瑪麗是仰面躺在地上。誰都知道，當一輛急馳的車子突然停止的時候，乘客一定猛向前仆。設使喬所說的是實話，那麼坐在後座上的瑪麗一定向前仆在喬的肩上，決不會像圖中的樣子向後仰倒在後座上。後來偵察明白，因為瑪麗另愛了別人。他們在半路停車吸着煙休息的時候，瑪麗無心中露出了這隱秘事情，喬一時憤怒，拿起一塊石頭把她打死，然後故意做成她是由車上摔下的形狀。

楊蘭悶在家中，心情是那麽冷淡無聊，還是到學校去看看吧，雖然她差不多有兩個月沒去上課了，見着同學們却不引起一點令人驚異的地方，因為她們都是你來我去，輪流曠課司空見慣了。在這××學校的學生，同學幾年而只會見一二次面的是件不怎麼奇的事。校園裏只聽見她們談笑聲的聲音，只有鐘聲才會使她們靜下來。上課時，形式是那麽整齊一掛排的坐下，先生在那台上似練習着話劇，緩緩從容的唸着課，但是她們所注視的，不是黑板上的字，而是那整齊神貫注的聽着課，仔細尋味的重讀着，或有左手拿了一篇唱詞，右手在輕扣桌邊，練習那三板一板的反調，這教室裏面，可算是五花八門，萃於一堂，研究戲劇，讀情書，修指甲，用手帕結玩藝的，各人面孔上不停的現出會心的微笑，山前而看，令人真會稱讚她們那應用功課講的精神，其實，不過是給上課擺一個樣子就是了。

先生請假的時候，她們四五一起，聚在一塊兒談天，教室立刻變得臨時俱樂部，那聲喧嘩聲。

「噢！趙！昨天上商場去看了嗎？有沒有黃銀路的新照片？」張券在問。

「真恨死了，那賣像片的老羅總是騙人，說來新的，去了一看仍舊沒有！」趙同答。

「啊！我昨晚去去聽戲了，王元賀的花蝴蝶，真棒！連打了三十多個旋子，棒極了！」

「是嗎！那可真棒啊！」趙與張券在高談着。

這「林」字却直刺入楊蘭的耳鼓，因為她終日在夢想着英雄式的人物，棒！不就是英雄的簡譽嗎！自己總是渴念這麼一個友人呢！於是趕忙淡了過去，揮毫個究竟，張券見她趕來探問，更加高興，眉飛色舞的述說了一天套，使楊蘭聽得有精神，並且急切的要自己去親視一番，上課的形式也不願做了，請假去玩會兒再說。於是她去收拾了一下課本回家去了。

起初還要求女友們的陪伴，現在却單獨的每天來到戲院，眼睛只是釘住台上的人兒，那隨着鑼鼓舞動的王元賀，他有一雙直豎的劍眉

# 失望的故事

## 高炳華

虎一般炯炯發光的眼珠，挺着的胸脯，多麼英勇呵，在楊蘭心中確是傾慕得五體投地。

她有時不顧他人的驚異，而喊出嬌嫩的「好」聲，雖然鑼鼓齊奏的聲響會壓倒了她尖細的喊聲，她從不去顧慮這。

舞台上吹了聲曲終的喇叭，觀衆像一魚似的陸續散去，楊蘭却故意的留在園裏，徘徊的尋視着王元賀，訴出自己的傾慕衷情。

這她託小輩介紹，好面對那藝員王元賀，訴出自己的傾慕衷情。

「小輩，呵！小輩，你只若王元賀問了嗎？」楊小姐瞥見小輩，像驛得珍寶般的，那聲狂喜的問着。

「我老想去，可是總沒去，因為見王元賀是要送點厚禮才好說話，可是……我！小輩，你別看王元賀那皮包了，那白小輩的皮包，只是自己手裏的錢已沒有許多，她……想買了它，只搖了搖頭，但是說：『明兒若再說。』便走回家去，歸途上思想着台上的人兒，那這要金錢買動的小輩，與實自己的戒指，而且加雜着焦急。

念，怎捨得賣掉？心中七上八下的不安，而且加雜着焦急。

一 夜的亂夢，楊蘭幾次的睡而復醒，一會是王元賀裝飾黃天霸的模樣，任何她想到古時的美術師黃天霸的模樣，爲了羽翎鞍都是不吝的美術師，不是爲了自己一隻小小的戒指，於是她決定賣掉了。

楊蘭如願以償，她由小輩手裏得了一張名片，預備去拜訪王元賀。

半小時後，楊蘭坐在一間簡陋的屋子裏，對那些牆根處放着的刀槍把子，有興趣的看著，對面一個老太婆，用輕視的目光不時的看楊蘭一眼。

「您我的那位王元賀，是我兒子，有其麼事情，您對我說得啦！他去喊喚子去了，回來還得等會兒呢！」

「呵！王元賀是您的少爺，您真好福氣，他唱的真好極了，我真愛聽他的戲！還不夠跟他操心呢，總是怕那些填女人勾引他，把他的工夫和嗓子毀壞！」

「老太太的眼珠向她轉了轉。」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楊蘭半天沒說出什麼來。」

回娘家

他悵悵地從外面歸來，擲去了頭上的帽子，一屁股坐到那已失去彈性的沙發上，儘量的長吁了一口氣。

「唉！勢利的小人，鬼域的技倆，父親剛剛逝去不久，親友們就顯然的冷淡的多了，眼界馬上就抬高起來……」他實在不願意再想下去，祈怨自己，父親在世的時候，爲什麼不多讀些有用的書？至使現在常受人們的白眼、睥睨與奚落。「……尤其是妻，太不應該了，那種冷若冰霜的神氣，實在讓人難堪；時常的回娘家，把孩子也帶了去，不給自己一點慰藉，溫存……。」家勢中落下去，竟使妻也蔑視自己；他當真的氣憤起來。「……最惹人生氣的，今天已經是第七天沒有回來了，她簡直的忘去了她做妻應有的責任，哼……真正豈有此理……」他竟輕輕地要喊叫出聲音來。

一陣沉重的皮鞋聲，他知道妻回來了，孩子也像跟着說話：「媽趕明兒還到外婆家去去——」他賭氣的不去睬她們一眼，拿起一張報紙來，遮擋着臉，但還抽空偷看着，看看妻是甚麼臉色，或瞧她怎樣招呼自己。

妻的臉，笑嘻嘻的，一團高興，輕輕地走進來，把抱着的孩子放在地上；她沒有瞥他一眼，好像根本不知道有那麼一個人。  
「小玲！外婆家好玩嗎？」她脫去了外衣，劃着孩子的臉笑盈盈的。

「好——好玩——」妻——婆給買吃吃，婆給做新衣衣——」孩子操着不甚流利的話，

滿臉露出天真無邪的稚氣。

她也咯咯地笑起來，抱着小玲親着吻，她雖然已經是將近二十五歲的人了，但是身體還那麼婀娜，窈窕，美麗，笑聲仍似銀鈴似的中聽，再若打扮起來，真不像是做了母親的人呢，他下意識地掃了她一眼，想發牢騷的氣，失去了多半。  
「萍！爲什麼一住就六七天不回來呢？也緊緊太說不過去了。」她沒有作聲，仍是逗着小玲笑，但是臉上却罩上了一層不可侵犯的冷霜。「喂！喂！我跟你說話呢！」

「什麼？一住就是六七天？長嗎？我還以爲太短了呢！總比在家裏逼你出去想法子強的多吧？既省米，又省鈔，更省得和你囉氣，你也省心，孩子又得……」  
「好了！好了！我不希望妳再說下去，以後少回娘家……」他聽得有些膩了，揮着手，無可奈何的說。  
「哼！」她沒有等到他說完，就脾睨地一笑，意思是說：「沒有養家的能力，就根本不配干涉妻子的行動。」

「少回娘家？吃什麼？難道天天喝西北風？」他默然了。雖然他知道，她常以這話爲回娘家要挾的理由；可是事實還不是真正那樣？唉！缺乏點金的技倆，處處要受人們的卑視，他低下頭去，像一隻馴順的綿羊。看了看那條變了色的嘴襍褲子，唏噓着。

「小玲，跟媽去吃從外婆家帶來的點心去！」她終于勝利了，但仍掏着一層不消的冰霜！

記元

；孩子睜大了圓眼望着他，最後小玲被她帶到另一間屋子去，他抬起眼來，放出些悵悵地光，慨嘆着。偶爾還嗅到一點妻留下的衣香，簡過了三天了，妻每天報怨家裏不舒服，簡直活不下去一刻的樣子，總之，不是挑眼，就是一切不隨她心意。  
第四天的早晨，妻又打扮起來，孩子又換上了衣服。  
「你們又上哪兒？」  
「回娘家！」回答的聲音，強而有力，他悵然，悵然，望着美麗婀娜地妻的背影，長吁了一口氣。

招聘 功贊

古代的人有時候求才若渴，只消你眞有上點本領，往往不惜三顧茅廬，求你指教。如今這個時代，茅廬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但是很少有人來光顧。住在茅廬的人不免發急，因發急而看報，有時候竟在報上發見招聘經理招考辦事員書記等等的廣告。

若非自己的夫人沒有兄弟，（不止於此）誰肯登報招聘經理？招考書記辦事員？這是很明顯的事。然而世界上不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尙未絕跡，所以有人招聘賢才，就有人欣然前往。

當經理有當經理的規矩，須要交出多少錢的押款；做書記辦事員也有做書記辦事員的手續，須要先交出多少錢的報名費。這押款和報名費如數交付之後，你的責任就算盡了，不必再希望有什麼下文。如其眞有了下文，那也是足以令你哭一場的下文。

思想頑固的人，常常不明瞭現代社會的組織法。動輒曰：「人心不古」。其實不盡然。人心不古者，只一部分人而已；即如看見招聘廣告而欣然應徵的人們，他們的心仍是很古的。



## 愛情和婚姻的基礎

Fritz Kunkel 原作  
王 羅 譯作

愛情和婚姻的成敗，最主要的因素是果決。所謂果決完全基於平素對事情發起的熱心，忠心信仰，對事的深刻認識。果決有三種用處：(一)果決是我們個性的發展，當我們遭遇到紛亂的難題時，解決的速度正是衡量我們果決力的最好方法。(二)我們須對同伴果決和坦白(不掩飾他的過錯。)我們為得他人的信任，須以「人類生活」來估量他人。我們大家的行為本是相同的。(三)最後，我們要為生活而果決，否則我們不能開拓理想的新途徑，未來的發展是不能逆料的，它需要諒解和助力，始克成功的。

是故，我們幼年時所受的教育和自身訓練而建立的果決力是愛情和婚姻的切實準備。我們若以謊言欺騙兒童，無異破壞他的勇氣和毅力，所以今日培養他愛人的心，來日必得美滿的婚姻。我們若不熱愛待人，一定不會得到他們的愛，甚至他們因失望要認為宇宙間無愛的存在。得不到一般人的敬愛決得不到性愛，而不果決的人根本不能得到一般人的敬愛，所以不果決的人，不能享受性愛。

### 平等

第二條件是對兩性的平等看待，這並非是理想或作評論時和需要——男女平等論——我

結。所以為了得到便宜的和平和避免誤解，他們必須避免盡量發揮個性。假如雙方都堅持己見，他們也許從此決裂，或許他們因從不同方面觀察同一物件，同一真理，而有矛盾的解說時，得到更深的觀點，例如方才那個第三者在理智方面的表現是喜歡方的(所表現給那男的看的)。在感情方面又喜歡圓的(那女的所見的)。假如這時一對男女仍保持個人的見地，同時以更高的透視來辨認他人真實的看法時，他們會更瞭解這朋友(比個人觀察正確得多)。所以他們會發現新的融合——這融合聯合兩種先前的不同的觀點。

誰有較高的觀點？誰能更深的洞悉？是誰接近真理，不是他也不是她，却是同時包括他們兩個的融合，以兩性的愛而創建的聯合稱做「我倆」。

當你放手在面前預備祈禱時，請看看你的手。用你的右眼看右手背，左眼看左手背，是誰覺得這兩隻手是一個人的呢？並不是眼呀。大概是腦和我們眼後邊腦中的知覺吧。假如男女之愛能作得像這兩眼的功能，他們不久會發現一種比他們偉大的，像兩種感官結構一樣地把他們結合起來，他們這種更深的契合，最初可以平常話稱做「愛」的吸引顯示出來。不久他們會知道兩人的觀點常有不適合不便利的地

## 四種學生

### 你是那一種呢？

每個學生的特性都不相同，所謂「人性」不同，各如其面——真是不錯，那末學生可分多少種呢？大別有四：

一、多血質的學生——偏於「情」的生活：

1 長處——活潑  
A 好社交；B 喜運動；C 善模倣。

2 短處——輕浮  
A 意志薄弱，缺少自信力；B 舉動輕浮，容易誤事及受人嗾使。

3 訓練  
A 灌輸交友的標準及社交的方法；B 及時運動的習慣與運動道德的養成；C 培育創造能力和刻苦著實的精神；D 給予輕易業務；使情感安定，不時常變動；E 避免嚴格的對付及激烈的譴責，使不致有垂頭喪氣表示；F 矯正浪漫生活，如舉止輕佻，服裝奢侈，飲食不慎，言語失檢，環境靡爛等，使歸正軌。

二、膽液質的學生——偏於「意」的生活：

1 長處——沈着  
A 名譽心強；B 能力比較豐富；C 臨事能勇往猛進。

2 短處——傲慢  
A 因為名譽心過強，動輒壓迫朋儕；只因自信力太過，不肯虛心下問。

3 訓練  
A 隨時引證歷史事實及現實生活，使覺悟「滿招損，謙受益」的名訓；只使知道重名譽及偏重主觀的短處；B 指導日常待人接物的正當



性相違時，省長... 這也是一個教育問題。——男孩子不應該認為他們的姊妹「不過女孩子罷了」，女孩子也不該作那些「假如我托生個男孩子的」白晝夢。男孩子很少能知道做女孩子的快樂，在他們看來「弱者」的生活是平淡無奇的，這是由於兒童時代的教育並沒給我們關於這問題充足的認識。當成年時只好自己摸索，去深刻的體會父母所不願教導我們的，可是自己在訂婚或已婚時所認識的，常集中在兩性平等的價值。不基於平等的愛情是不能成立的。甚至多數一見鍾情，夫妻唱隨的情侶更是在於彼此的瞭解和平等。

### 區別

第三條件是兩性的區別，其利益正如平等一樣重要，喜模倣男性的女子很是可笑。而男子摹倣女子生活情勢更壞。漫畫諷刺高唱女子參政的女人和學校裏有姐兒氣派的男生，這實足證明兩性之間有一種不能不經過緊密辨正而不認的自然固有的區別。

在另一方面，嚴正的將這區別一一列舉，也是很困難的。我們所創的關於男女的形容字——如主動和被动，取和與，保守和進取等等——實不足應用，甚至除了實際能體會外，關於兩性間根本的維繫力和比較的推測常是誤謬的。

所以要明瞭這區別，只好在實際生活中體會，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同时看見一個第三者時，男的評斷那人作了一個方的記號，而女的偏說：正錯了，她作的記號是圓的。這時再把男女之分存在心裏，就衝突起來，認為自己這一方面不能屈服。也許他們濃厚的感情從此完

人間的差異，去... 力去克服它。

### 負責

第四條件是負責，這是出自「我倆」概念的「我倆」——兩人內心愛的結合——成爲——或者美滿的婚姻也能成爲——較他人更爲重要。以「我倆」的觀點看，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損害是不可能的。假如男的存着「這是我倆的經歷」時，對女的不會作任何損害她的名譽，或是破壞她的家庭關係，或她的職業生活的。假如女的對男的存着「我倆同心」的念頭，會破除好多猜疑。甚至會用快樂和重大的智慧去服侍更高理想的「我倆」。並不是她服侍他，也不是他侍候她，而是兩人同去服侍「我倆」。

愛的生活所有的問題——如何利用時間去滿足他或她的期望？接吻呢？等待呢？這些所有的問題可以（或者說已經）被從滿足「我倆」的觀點來決定——剛才所說的對「我倆」的負責心並不僅限於兩個人，而是包括未來更偉大的責任，對子女，外甥，孫，甚至曾孫這樣推演下去。每個小「我倆」是大「我倆」的一部，這種責任心沒有清晰的界限。雖然我們爲「我倆」所維繫，同時也感覺我們是民族，人類，宇宙的一部。所謂「我倆」的情感是權力和活力的連繫，祇能在愛裏嘗試這滋味。

請用一角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吾友」！

2 短處——欠活潑  
A 舉止過於沉靜；B 對於遊戲及團體事業，缺少興味；C 對於痛苦的印象，感觸特易。

3 訓練  
A 獎勵研究科學及創作，發見；B 使多方感受溫情，如娛樂，遊覽等，以引起他們活潑和爽快的精神；C 鼓勵他們多參加團體事業及運動；D 不時和他們談偉人事業；並勸導多看名人傳記；E 避免多情多感的環境，使心靈不致陷於苦痛；F 指示讀書方法，並防止其呆讀和呆想的惡習慣。

四、黏液質的學生——不偏於「智情意」三者：

1 長處——溫順著實  
A 沉着大度；B 謹慎做事。

2 短處——碌碌無能  
A 缺乏競爭心和名譽心；B 貪安逸而避活動；C 對師長朋友，不表示敬愛。

3 訓練  
A 利用適當的刺激，以誘發他們的情感和努力；B 獎勵參加勞動及公務，以變更他們安逸和怠惰的心理；C 獎勵團體遊戲，以涵養他們活潑和進取的精神；D 注意師生情感的聯絡

以上四種學生的分析和訓練要點。看了這些，你自己知道屬於那一種學生呢？你的同學是屬於那一種呢？我們知道這四種學生都有優點和缺點，那末怎樣發展優點和革除缺點？第一步就是診斷，明白自己是屬於那一種，倘自己對自己有模糊，那末請你最近親熟的朋友加以診斷和批判，同時你也可以診斷你的朋友是屬於那一種。大家彼此明瞭，且了解自己。那末第二步就可實行訓練，一方面訓練自己，同時也可訓練友人，或彼此督促，所謂「有過相改」，都成爲完美之人。假定有三個朋友，恰巧屬於其他三種，彼此互爲訓練，且吸取友人長處，那末你們就可成爲「前無古人」的盡善盡美的人了。

# 從防疫網中脫逃出來的街頭

## 髒水，泥土，屎堆！

喬·喬

### ▲它們給古城合演了一曲三重奏▼

天氣是很涼，地面同房頂上，還照着一層沒有化完的雪，人在外面呼吸，總是冒着一縷縷的白氣？一羣孩子們不但不怕冷，反而一個個好像約了會似的，三個兩個都連跳帶蹦的出了家門，在牆根底下，裂着褲子便溺，玩皮一些的，就在街當中拉起屎來！這好像是孩子們每天清早的工作，雖然一天到晚隨時有這現象，可總沒有早上那麼整齊。

一堆堆「窩窩頭」似的屎，擺在路上，一不留神，便會讓你的鞋上掛金子，自然誰也是討厭，不過在胡同裏，似乎總比家裏強，尤其在小胡同住的人家，儘是些賣苦力的，誰還有功夫去管那閒事，家裏本來又臭又髒，街門口更甯提啦！再說自己的孩子，就是討這個方便，更管不了人家孩子的事了。

孩子們一邊蹲着拉屎，黑臉盤下的嘴，可沒有偷閒，有的在嚼着又黑又硬的高頭，有的却捧着一大塊熱騰騰的白薯，誰的嘴也不能讓他閒着，彷彿他們的爹媽每到早上一定要這麼說：

「去！去！去！給你這塊窩頭，快到街門口拉屎去！」

至於衛生局的調查老爺們，起得未必那麼早，即便出差了，小胡同是他的路線不是，也是問題，如果到他們真走來的話，那些屎堆，早就給望天走道的人們踏個扁，汽車，洋車，大車，的輪子輾個爛了，可是這所謂：「潑謝瓦斯」也就散佈在空間了。結合着「穢水瓦斯」，「穢土瓦斯」，開始玩弄着一百七十萬市民的生命起來了！

如果遇着雨天，就更熱鬧更糟糕了！雨水和着屎尿流，泥湯拌着黃金塔，遍街遍巷，頓成了「西黃醬」的新奇大馬路，嗅不可聞，踏不可立，這才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靈的日子！

有些樂善人家，甚至於顯宦門第，他們的僕從們，便以憐人之心，而將堆着不定是多年的垃圾，煤灰夾死耗子，肉骨頭掛菓皮，這一類的財產，統統傾之於街心，作為搭橋補路之無量功德！

天晴了，太陽也曬乾了遍街的美景！記得歌詞中云：

「好景不常在，淚灑相思帶！」但在此情形下，則當改為「好景一消無，棺材滿街抬！」病菌在殘殺着生命，生命也就犧牲在病菌裏！

狂風起！塵飛揚的日子呢？便異想天開的施用着急救法，潑穢水！他們的心理，也許是做好事，積功德行，也許是為自己方便，開門一提桶，多痛快。寫到這裏，我還想提醒棺材舖和壽衣店的老闆們，最好清楚調查一下，凡潑過穢水者之芳名與地址，寫好在一本簿子上，按名贈送禮品，至於送禮的理由，我就爽快的告訴你們吧：「因為你們曾經給我們翻過不少的生意與買賣呀！」



今天 真光影院 開演

納委娜拉·斯理亞劉

〈演主〉

☆ 衆羣性女 ☆

(片巨情艷趣妙)

今天 羅馬影院 開演

德甫賴治喬·妮斑瓊

〈演合〉

☆ 情無水秋 ☆

(片鉅艷香痛沉張緊)

今天 中央影院 開演

倫伯治喬·蘭蕙哈

〈演合〉

☆ 翼之軍海 ☆

(片巨戰會大軍空海)



「小小孩鬼裏的怎麼辦呢？」  
「本就有鬼見過這鬼字！」

# 鬼！怕！

倫·

在這漆黑的房間裏，只有一盞半明半暗微弱的燈光，照亮了一個角落。

清涼的小風，從窗外吹進來，拂慰着一張蒼白色的面龐，有一些散落下來的頭髮，遮掩着半個臉，一個人默默的望着那燈光出神，忽然，這唯一的光亮，被那無意的風給吹熄了，利那間，這個世界為黑暗所統治。

她抬頭看窗外的月，却無意看到一個烏黑的東西，像一個人頭，有一張嘴，還有一對煙燻的眼，死死的釘住她，一點也不肯放鬆。

「噫……可怕呀！」一聲尖銳的叫喚，從這個房間裏發出來。

## 西這東西

啓蘊

為什麼鬼總在半夜裏出現，一到天明雞叫就不見了呢？也許是我們看不見，而他們却照樣在活動着麼？實際是因為晨光把我們頭腦中的怪誕思想驅走了。夜裏總顯得陰鬱，所以最適於看見鬼怪。午夜，是鬼的世界。聽！那不是敲門的聲音麼？屋角裏站着個什麼？窗外嘎然一聲陰森森的慘叫，鬼！鬼！！

隨便什麼城市裏，都有幾所房價極廉而沒有人居住的房子，原因是爲了出鬼。據說住在這種房子裏，半夜可以聽見鐵鍊子響或哭泣聲。有些惡作劇的鬼，則搬動桌椅，拋擲磚瓦，甚至連睡熟的人也搬了家，天亮醒來纔發覺自己睡在院中地上。這類鬼比起聊齋中的多情女鬼，確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比較可人意的，還是那漫畫家筆下的鬼怪。聽見旁人談鬼，我們在心裏多少總有點恐怖，但對於漫畫家所談的鬼，我們不由得要從心裏說一聲感謝。因為他們把鬼描畫得那麼有趣，讓我們看到另一世界的可笑的形象。我們會輕輕地吁一口氣，知道鬼類之中也有滑稽小丑，而不禁捧腹大笑。

許久以前，人類是被許多的神所支配着，他們都是從希臘的奧林帕斯山接二連三地降落到地上，來和這無辜的人類開玩笑。如今却祇是些無名的鬼怪在世間漂泊了，但他們也是於我們毫無傷害的——倘若漫畫家是可信的話。

鬼怪還有一種便利：就是他們無論怎樣惡作劇，人類對他們毫無辦法。他們可以發瘋似地戲弄你，而沒有一種法律可以來制裁他們。假使你能在夜裏去扯你的主管人的鬚子，那是多麼痛快的事情，可惜你辦不到！你祇得把這類事留給鬼怪去辦了。

我們所期待於鬼的，是鬼應該像鬼那樣地做去。  
鬼是看得見的麼？是，祇要你相信。鬼在那裏呢？在你的心裏。

五嫂也看見過的……她更覺得害怕了，有一種恐怖來侵襲她，她很快地就爬到牀底下去，全身戰抖着，像縮成一團，她什麼也不敢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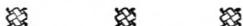
「二妹！你早起來了嗎？」她的哥哥很早的便跑來看她。  
「哥！真可怕呀！昨夜一點兒也沒睡。」說完打個呵欠。  
「什麼事呀？」急切地問，她極力鎮靜的敘說着昨夜的情形，一面又指着地上打碎的杯子說：「是鬼……一定是的。」可是這時她的面色變得更加難堪了。  
「不會的，那也許是風吹的吧！」他又接着說：「二妹你太膽怯了，你看這是什麼？」他指着窗外掛着的一件衣服說。  
「你的精神是不好，不過，你也是受了那鬼怪影響才膽怯了。」

Personal Glimpses

At a dinner in Hollywood to celebrate his birthday, Charlie Chaplin entertained guests throughout the evening by imitating people they knew: men, women and children, his chauffeur, his secretaries. Finally he sang at the top of his voice an aria from an Italian opera—sang it superbly.

“Why, Charlie, I never knew you could sing so beautifully.”

“I can't sing at all,” Chaplin rejoined. “I was only imitating Caruso”.



Cordell Hull is an extremely cautious speaker, striving always for scientific accuracy. One day, on a train, a friend pointed to a flock of sheep grazing in a field. “Look. Those sheep have just been sheared,” he said.

Hull studied the flock. “Sheared on this side, anyway,” he admitted.



John D. Rockefeller, Sr., was reared with strict discipline. Upon one occasion, while being punished he succeeded in convincing his mother that he was not guilty of the offense for which he was being whipped.

“Very well, son,” his mother replied with grim humor, “but we have gone so far that we may as well proceed. It will be credited to your account for next time.”



Lord Lyons, British Ambassador to France in the 1870's, was so extraordinarily shy that he never dared to look any of his footmen in the face. When dining alone, he used to remember their names by memorizing the contours of the calves of their legs.

aria 歌曲；Caruso 義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Cordell Hull 即現美國國務卿；anyway 無論如何，係美語，等於英語之 at any rate；John D. Rockefeller, Sr. 即已故之美國煤油大王，Sr. 係 senior 之簡寫，父子或兄弟同名，年長者名後附以 Sr.，年幼者附以 Jr.；while being punished=while he was being punished 之略。

名人逸話

陳 孺譯註

查利·賈波林在好萊塢慶祝他生日的宴會上，模仿他的客人所認識的男人，女人，小孩，他的汽車夫，秘書等人的樣子，來娛樂他的賓客，由他模仿了整一個夜晚。最後他引吭高歌，唱了義大利歌劇中的一隻曲子，唱得極其精彩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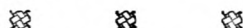
「喂！查利！我從來不知道你能够唱得這麼好。」

「我簡直不會唱歌，」賈波林答話說，「我不過在模仿卡魯左。」



考台爾·赫爾是一個說話極端謹慎的人，總極力說得合乎學科的正確。有一天在火車上，他的一個朋友指着在田地裏吃草的一羣羊說：「你看，那些羊是新剪了毛的。」

赫爾對那羊羣細看了一會，承認說：「無論如何，在這一面是剪了的。」



老約翰·羅克菲拉是在極嚴的家規下教養大的。有一次，他正在受着懲罰，說得使他母親相信他並沒有犯過錯，而受着現在的鞭答。

「很好，孩子，」他母親帶着冷酷的滑稽口調說道：「不過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是照樣進行罷。這可以存入你的帳上作為下次犯過的懲罰。」



一八七〇年英國的副法大使來溫斯爵上是一個非常腼腆的人，甚至於連他僕役的臉都不敢正視一眼。他獨自一人吃飯的時候，總是暗記他僕役們的小腿的輪廓來記住他們的姓名。



鳩飼ふ娘 (八續) 有島生馬作

八月二十一日の夕方だったと記憶してゐる。突然公使からの電報で直ぐ羅馬へ歸らねばならなくなつた。其晩チュリヤの監督者だつた伯母さんの許可を得て、二人は長い散歩をしながら結婚問題に就いて話し合つた。私にどうしてと解けない一つの謎、誓ひ所があつた。チュリヤは又それを解かうとして呉れなかつた。吾々は悲しい心に充たされたまゝ冷い握手を交はして彼女の部屋の扉の前で別れた。私は一晩悶えて結婚を断然思ひ切らうと決心した。

一番に乗らうと思つた私は未だ鶏の鳴かない内から荷造りを終つて馬車の来るのを待つてゐた。やがて馬の嘶を遠方に聞いた。もう永久に彼女と別れる時が来た。下男な蠟燭を片手に荷物を運搬しに來た。馬は鬘を振ひながら歩き出した。ホテルの玄關から山道の方へ曲るとチュリヤの部屋の窓があつた。

「伯母さんに知れないやうに明朝はきつと御見送りをしますから、私の窓を忘れないで見て下さい」と昨夜彼女が云つた。私は約束通りその部屋の窓を見上げた。チュリヤは夜中一睡も出来なかつたやうな姿で、悲しげに窓際に立つてゐた。其寂しい彼女の寝間着姿は實に美しかつた。嘗て感じた事のないやうな誘惑と煩惱が其時から形そのまゝで私の胸に宿つた。妙なものでそれから後はチュリヤの事を考へると毎時際立つて眞剣な氣高かつた其瞬間の面影しか目に浮んで來なくなつた。而して再び彼女の純潔と貞操を疑ふまいと決心した。運命は遂に羅馬で其冬の十二月吾々を結婚させた。然し彼女は既に處女でなかつた。

ナナが鳥籠を持つて窓に表はれた時、八年前モンテ・カツテナのホテルの窓で朝早く私を見送つて呉れたチュリヤの再現を見た。二人は似てゐたのではない。全く同じだつた。かう云つたら人は笑ふかも知れないが、私には決して笑ふ事の出来ない決して忘れる事の出来ない苦い實驗だつた。

程なくS町からピンチョの崖の上へ私は居を移す事にした。その窓の前にはもう窓はなく、唯無數の屋根瓦が河原の石のやうに目の下に展けて見える許りであつた。(元)

養鳩女郎 (八續) 胡謨譯註

記得那是八月二十一日の晚上。我突然接到公使の電報、使我不立時回到羅馬。那天晚上得着了球里亞の監督人、就是她的伯母の許可、我們兩個散步了許久、關於結婚の問題也會說到、但我總有一個不可解的謎、不能了解的地方、而球里亞又不想替我解釋。我們便以滿充悲哀的心境互相冷然的握手、在她房門前離別了。我悶了一整晚、最後乃決心放棄了結婚の念頭。

因爲想坐頭次車走。在鷄尚未叫時候、便已將行李整理完畢、專等着馬車來。不久聽見遠處的馬叫聲、與她永別的時候已經到了。僕人一隻手拿著蠟燭來開始搬行李、馬搖動着鬘便開始行程了。從旅館的大門拐過山道那邊去、便可看見球里亞の窗戶。

前天晚上她曾經說過：「明天早晨我一定送你，但我不想讓伯母知道，請你不要忘了瞞瞞我的窗戶！」我應約抬頭看看她的屋窗。球里亞の神態好像澈夜未睡似的悲哀的站在窗前、她那凄涼的穿著睡衣的神情真是太美了、一種從未感到過的誘惑與煩惱、從那時起源源本本的宿於我的心裏、怪得很、從那以後、我每想到球里亞的事時、便只有那眞摯的純潔の一瞬間浮現在眼裏。我決心不再狐疑她的純潔與貞操、命運終於使我們在那年冬天的十二月在羅馬結了婚、但是她已經不是處女了。

提著鳥籠出現在窗前的尼尼、在我看來簡直就是八年前一個很早的早晨、在莫德卡特那的旅館窗前送我的球里亞の再現、二人並不相似、但情景完全相同。我這樣說、說不定也許有人見笑、但在我已經決不能笑而且決不能忘的酸痛的實驗。

不久我便由S街搬到養鳩の崖上去了。那裏的窗前已經沒有窗戶了、只是無數的房頂瓦、像河床石子般的展開在眼前。(元)

「註釋」 「夕方」 晚上 「下男」 男僕 「片手」 一隻手 「荷物」 行李 「見送り」 送行 「際

立つ」 顯著、清晰 「眞剣」 眞摯 「氣高る」 品格高尚 「程なく」 不久

先生們的特徵

燕丹

我們的先生們差不多都有口頭語：算學高先生愛說：「那麼我就問啦，隨便說說……我常說……」高先生大概是遠視眼，所以看近處就得戴上眼鏡，一說話又得摘下來，統計起來，高先生每點鐘得摘戴八九次以上。

國文朱先生的口頭語是：「這個這個……換句話說啦……」每隔三句話就得喘氣一次。化學余先生愛說：「看不懂的沒有？不懂就問，啊！啊！」余先生冬天永遠穿黑衣服，夏天永遠穿白的。

英文先生：「甚麼？學過沒有？我個人給它起了一個名詞。」大鬍子特別肥，裏面足可以再裝一個人。

地理先生寫的字是忽大忽小，愛在黑板上畫「→」，寫「？」。

綽號之解晰

蓮子

綽號不知起於何年何代，惟其中亦有學問在焉。如水滸傳中之二十八宿，各人均有一恰合性格之綽號，暗其綽號，如見其人，此施耐庵之所以被人稱道也。本校同學，綽號甚多，茲擇尤介紹，以證本校亦不乏施耐庵其人。

狼積德——此人骨瘦如柴，堪與甘地媲美，狼見之必掉頭而去，以保留其祖宗香煙，故曰狼積德。其實，「狼子野心」，何德之有？以我所見，不如改爲「狼見愁」，尤爲貼切，不知狼君以爲如何？

老白薯——此君乃本班功課「頂呱呱」之人，亦我之「死對頭」。因他常好發表言論，我又極不愛聽，因此，爭辯時起。而此君力大，我又遠非其敵手，爭辯結果，輒整人以老拳，我雖不甘服，但亦無如之何。此君體短而肥，形同白薯，且嗜食白薯如命，故人以「老白薯」呼之。

小霸王——亦本班同學中之特殊人材。上課時不聽功課，專看小說；下課則喜唱流行小曲，如「好花不常開」，「天姑娘夜夜夢家鄉」，等等歌詞，背得嫻熟。其唯一本領，爲欺侮小同學，我即被其欺侮之一份子。所以稱爲「小霸王」者，因其只能在「小」同學中稱霸故也。

小豆——此人短小精悍，富有趣味，年雖十四，望之却不滿十齡，爲本校中第一短小之人，故有此「小豆」之雅號。此君有一弟，與乃兄同在一班，最可怪者，兄弟二人之生日，僅

我也談談

「燕京新聞」

子鑰

「一件事物我們來評論牠，最要的是牠本身須有被評論的價值。否則白白的爲了牠費了一些冤枉的時間，這又何苦來呢？」

這是一位同學看了「吾友」前二期林仙君的一篇文章以後，對我這樣說的。的確是很有力的一句話，也可說實在是一句忠言。要不然，不但白費了寶貴的時間，說不定，還有人找我的「語語落空」，說你是「隔靴搔癢，不着實際，全不正在正着」呢！

我們不能武斷的說「燕京新聞」沒有被評論的價值；而且又不能否認林仙君所說出來的話。因爲「燕京新聞」給予燕園人們的消息，僅僅是一些官樣的文章；一些早成歷史上的文獻；和一些珠瑣滿目的廣告。的確，評論「燕京新聞」的價值，應當要客觀的，邏輯的，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這件被評論事物的「真象」啊！「意見固然可以造成主觀，偏見，可是「吹毛」的穿鑿，「乞構式」的粉飾，也不爲正當的態度吧！更不能爲名正言順吧？我想，老燕君決不會否認的。

但是我們要明白「燕京新聞」本身能存在，只不過爲了新聞系同學實書的一種工具，並不是希望利用牠來改進燕京生活。所以不管是如何瑣碎的文章，凡是新聞系同學的大作，就得登出，而且放在重要的一頁上。「燕京新聞」的所以如此，實在說起來，並不是「老燕」君簡陋的三點可以粉飾過去的。重

相差一月，亦奇事也。二人之性情，亦頗相似，喜以家中什物，帶至校中，顯示於人。品行尚好，惟有些「臭勁兒」，且好出風頭，故在本班中亦不其得人。

老學究——此乃我之雅號。我之綽號甚多，如小陳，王先生，三角眉毛，吊死鬼，土匪等等皆是，惟皆不如「老學究」之著名。因我每遇大風，則喜戴黑邊眼鏡，頗似三家村之教讀老先生，故同學咸以「老學究」呼我。「小陳」乃我姓陳故。至王先生，「三角眉毛」，「吊死鬼」則皆以我之像貌而起，因我之眉毛，形成三角，且兩端下垂，如吊死鬼然；而整頭整腦，又似「吃飯難」之王先生。惟「土匪」一名，則頗令我大惑不解，因我秉性尚屬溫柔，雖有時與同學打架，打得鼻青臉腫，但「余豈好鬥哉？余不得已也！」

### 過去的一件黑幕

後復

「吾友」第十九期學府風光，登載一篇「閒話考試」的文章，不禁使我追憶起一段事情來，固然已過的事很可以不必再去揭穿別人的隱秘，但是却終於拿起筆來，寫出了這一段文字。

提到了考試，大約總會有一部分學生感到頭疼，此外的一部分，二分之一是用功的好學生，再有便是逢考便抄臨陣不慌的穩健派。

事變以前北京市舉行第一次會考的時候，某中學爲了要爭得學校總分的冠軍，便在前開始預備，凡是高三初三的班次，除去期考月考用會考的形式外，每週並舉行小考一次，此外另有所謂隨堂考，這一年幾乎把畢業班的同學累得半死，到了會考以前。學校裏先舉行了一個嚴格的考試，初三的同學主科兩門以上不及格大約有五十幾位，都被學校扣留了名字，不呈報教育局，意思是准不准參加會考，怕的是給學校洩氣，而矛盾的却偷偷地告訴這五十多個學生，會考雖然不准參加，學校可以恩施格外，另設一班高一，專收留這些學生，美其名曰同等學力班，學生方面固然有忍氣吞聲勉強讀下去的，一部學生竟而知足長樂，雖然不參與會考不能得到文憑，然而他們的眼光只在升班，不在文憑，再加以學校似成會假溫柔的手腕，於是幾十個學生便都沒有參加全市的會考。

某校的確是有先見之明，那次會考總評的分數很好（當然很好），全市的人看了報紙，那一個不說一聲是「教育之光」？誰會料到背後却有一班胡里胡塗升了級，手裏拿不到初中文憑的學生，在忍氣吞聲的念著書，那一年我正在天津上學，這個消息便是某校的一個同學暑假回天津的時候告訴我的。

關於這件事情，我們姑不必加以可否，何況算來已有七八年早已時過境遷，然而溯其原因，不能不說是考試制的流弊。

要的原因，是有一種無形的環境勢力來操縱。這也並非是「林仙」君所說的「劇頭」壓迫呢！乃是有一幅巨大的背景存在呢！至於其甚麼，那只好心照不宣了！

「燕京新聞」所以要分中英文兩版，理由是異常單純，一句話，學校裏還有一部分人是外籍的教職員，並不是「中國話與「洋話」的問題，再者我們常見的一個實例，每星期的禮拜，不也有中外的分別嗎？那自然英文版在這環境內不可避免了！

還有，「燕京新聞」的內容，因爲是包括燕京這一個社區的材料，當然就免不了情面，而寫出來的就帶了一些感情作用。

在燕京國劇與活劇，全很流行，因爲性質的不同，確免有點「海派」，「分野」，以及什麼「西調」的音韻問題，實際上，燕京同學並非全是「西調」的崇拜者呀！這只不過是那一股話劇家的話調罷了。「老燕」君說，普通的日報和雜誌，大多數全登活劇的批評，紀實，以及觀後感一類的文章，即不見有烏盆計，四郎探母的唱詞登出。但是我們翻開所有的報紙看看，那一種沒有關於舊戲的紀實，批評，以及觀後感這一版呢？我想，「老燕」君所說的大多數報紙都是喜新厭舊的話，是否也爲一種直覺的意見呢？

我聲明一下，我並不是燕園裏的「西調」攻擊者，「音韻」的倡導者，我要說明是「燕京新聞」僅登活劇，也許是編輯人的偏見與好奇問題。他們以爲舊劇是舊的玩藝，不摩登，不時代化，不如「西調」的適合環境。

歸納一句話，「燕京新聞」離我們的理想甚遠，現在理想也跟著不可實現的事實跑去了！（編者附語：關於燕京新聞辯論的文字，本報所接來函甚多，因爲篇幅所限，茲僅列出丁監君之二篇，以見一斑。文中無關緊要處，均經編者刪略，並向丁監君致歉。）

## 黄色的康乃馨

美·茜

他與露茜相戀已有一年了！他倆的愛情像玫瑰般的瑰麗，采雲般的玲瓏。在他想雖然露茜是做慢，好挑剔小錯誤，倔強，但是依她的美麗足以掩沒了她那些壞處。

白色的小洋房前面，是不太大的一塊土敏土的鋪地，他出了洋房，繞過了那栽立在中央的一叢花草，而緩緩的踏上那金花色的線一般的路，淡紅色的太陽光照耀在菩提樹之影，而在廢場上，成個自然的圖案，他慢慢的踏過這圖案，一邊走一邊想：今天是露茜生日，該送些什麼給她？蛋糕？不！她母親已預備一個極精緻的了，手套？提包——不！太俗氣！花？——露茜是三年前才由美國回來的，外國習氣很重，他想送她一束花一定使她快樂而又不輕視這禮物，於是他極快的橫過車馬雜亂的馬路走向勝利花店，在選了半天以後，終於被他選好了一束黄色的康乃馨(Golden carnation)，他想這禮物又雅而又能使露茜快樂，用紅綵帶來好後，他又在卡片上寫了以下的祝詞：

『親愛的：我以無涯的熱情，贈送這一件很微小的禮物，露茜！不要忘記，這束花流露出我對你一切的讚頌與熱情。』——寫完把卡片塞在綵帶上，命店夥送到露茜家裏去。

到了家裏，他急忙跑到臥房，想換上禮服去露茜家去，正在打領結時，他的母親手中拿着剛才他送露茜的那束花，靜靜的走到他的面前，無言的交給他那束花，他看見花束上又多了一封信，趕快展開，清麗的字跡映在他的眼簾裏：

『聰明的孩子：你送我的生日禮物太美好了，足以代表你對我的意思！那美麗的花也正是代表——輕蔑——本來以你的一切說，我是不配作你的情人的！我們過去的斷痕殘跡，讓我們忘却了吧！我想這也許是我倆最後的一封信。』

被他蔑視的露茜

他急忙的找出來花語辭典，看到「黄色康乃馨」表示「輕蔑」。他呆呆的捧着那辭典立在窗前。

參加完了露茜與她丈夫的婚禮，他靜靜的走出了禮拜堂，看到洒在地上的玫瑰，他輕鬆的嘆了口氣自語道：「如果那日黄色康乃馨換成了玫瑰，今天那新郎就是我！一點的不細心，弄成了我的人生路上「一幕悲劇！」

## 投稿簡則

- 一、本報各欄公開歡迎外稿；譯稿請附原文。
- 二、文字以簡短雋永為上；除特約外，長篇暫不接收。
- 三、來稿須字跡清楚，並加標點；稿末註明姓名及住址，否則視為却酬。
- 四、本社有刪稿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稿件如未選用而欲退還者，請預先附足郵票。
- 六、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酬，自一元至六元。
- 七、圖畫照片，計酬每幅自五角至二元。
- 八、來稿請逕寄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吾友報社編輯部。

三十年三月七日出版

## 吾友

第一卷 第二十四期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印刷 京城印書局  
定閱：每月九冊 八角  
半年五十四冊 四元三角  
(郵費在內)

社址：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